

童 年

一个乖孩子

呱——呱——呱，一声声稚嫩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宣告着一个新生儿来到了人间。

这个婴儿就是我——盛中华。

当我呱呱坠地之后，接生婆就恭喜母亲先生贵子又得千斤。忽然间，她发现我睁开小眼在东张西望起来，感到十分惊异，说这个孩子与众不同，长大了一定很聪明。疲惫的母亲听后笑了一笑，认为这是接生婆的恭维话而已并未当真。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日本正疯狂侵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们纷纷逃往内地避难。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很艰苦，我就出生在一间简陋瓦房的一堆稻草上。

我的父母都是音乐工作者，父亲教小提琴，母亲教

钢琴。

他们说幼年时是个可爱的孩子，生着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一个小小的鼻子，鼓鼓的脸蛋儿，冬天冻得红彤彤的活像个洋娃娃；由于我的眼皮有点黑，有人叫我“黑皮眼睛”。

双亲钟爱我，尤其是父亲。他们说乖、懂事，才两岁就知道爱惜粮食，吃饭时如果饭粒掉在地上，我会马上捡起来放在嘴里，这当然不卫生，但是在那饥饿的年代哪顾得了这些！

我四五岁时就开始帮母亲做家务，比如拣菜、剥豆子、照看小弟弟等等……

有时我看到妈妈很累的样子，我就自告奋勇帮她洗衣服，虽然人太小力气不够，但对于我这份心意，母亲是很感动的。

再大一点，我就跟着一些孩子去挖野菜，主要是挖荠菜。手持一把斜口刀，往菜根上一戳，轻轻一拨，一棵菜就丢入篮子里。我觉得十分有趣，我喜欢挖野菜，只要一想到挖菜能帮家里节省开支，我就浑身是劲。小伙伴中，我是数一数二的快手，一刀下去时我的眼已盯好了另一棵……

荠菜好吃，这是吃多了鱼肉荤腥的人们的感觉，对于缺乏油水的人来说，这菜并不怎么可口，尤其是吃多了就更不想吃。就如山芋、南瓜、稀饭，终日把它们当饭吃的人是感到很倒胃口的。

由于我体贴父母、爱护弟妹，虽然中国的习俗是重男轻女，可我还是家里最受宠爱的一个，加上有七个男孩时才有我一个女孩，所以我就更“物以稀为贵”了。如果我和

哥哥盛中国争执，父母总是斥责他，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大做调查研究，也不问青红皂白的，理由是他比我大，而哥哥才比我大两岁还不到，可见得他们的偏心眼儿了。

好 奇 心

我自幼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总是张大了两只眼睛观察着世界上的一切。如果听到了小溪的流水声，我就会循声找去，直至拨开树丛，终于在乱石堆或山洞里发现了它的存在，我才心满意足。

如果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不熟悉的花草，我定要蹲下来研究一番。有一次在校园我看到一蓬像吊兰一样的植物，翻开来一看，在这堆草的中间竟长着一些青青的小果实，我喜出望外，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有时我会独自跑到收获过的蕃茄地里，去寻觅那最后的、发育不良的小蕃茄。当我采摘到一些半红、半黄、半青的小蕃茄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把玩着、欣赏着。最后，先把红的吃下去，黄的、青的焐起来，等它们变红了再吃。

我还喜欢探险，常常跟着一些男孩子登高爬低，比如站到高墙上去看旁边树上鸟窝里的雏鸟，看看它们的“家”是什么样子。或躬着腰，钻到建筑物的地基层里去瞧瞧有什么神秘物。当擎着蜡烛，闻着发霉的臭气，不过是发现了一头死猫或一只烂鞋子时，也会很兴奋……

甚至于看到一个缺了盖的电插座，我也会忍不住用手去触摸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结果是差一点电死。

为了看看荷花的根——藕 是怎么生长的 我竟会冒着淹死的危险，卷起裤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池塘中心走去。我的好奇心实在太大了，一直悬想着那美丽的荷花下面除了一根长长的茎以外为什么根部还有这么粗壮的藕呢？而且还好吃！其他植物的根大都是很细而且不能吃的哩。有一次我在江边高高的水泥堤坝上玩，不知怎么滑下去了，千钧一发之际我用小手紧紧扒住堤沿，总算我命大，不远处有艘小船，船上站着一位妇女。我记得很清楚，她的脖子上长了两个像乳房一般大的瘤子，她看上去有四十多岁，只见她快速划过小船将我抱了下来，这时我的膝盖上已刮掉了一层皮，我痛死了，既忘了感谢救命恩人又害怕将此事告诉家长，我怕挨骂。慌慌张张中只见许多人围了上来，有人给我搽红药水，有人还在心有余悸地议论着。事后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人，她就像一张照片那样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可惜再也找寻不到她了，但是她在在我心中种下了美德的种子。

出于好奇，我还喜欢创造。比如在搪瓷杯子里将两块饼干加一块糖，再放一点碎碎的桔子皮，然后加一点水放到炉子上去煮，捣成糊糊以后尝尝是什么味儿。当然是觉得味道好极了，因为是自己调制的嘛！那时要吃上两块洋饼干也只能是过年的事。

我还敢于革新。在一个端午节，有人送了两只香袋给我，我想挂在胸前，可衣服上既没有扣子又没有开口处。我灵机一动拿了把剪刀在连衣裙上剪了两个洞，然后将香袋上的绳子穿过这洞牢牢地系住了，然后我就得意地走来走去，让人看荡在我胸前的这个小玩艺儿。谁知正在我得意时母亲回来看到了，她非常生气地问我

什么要剪坏衣服。可怜的我为此挨了两巴掌。

母亲一直喜欢给我留长发，梳长辫子。可我很想变化一下，看看自己梳短发是个什么样，要求了几次母亲不同意。我太向往了，决定自己解放自己。有一天趁母亲外出，我拿了一把剪刀请邻居“咔嚓”一声帮我剪了。母亲回来一看惊呆了——怎么一转身老母鸡变鸭了呢？七八岁的小姑娘梳了一个老气的大人发式，她觉得实在太难看了，她不能忍受，所以我又挨了两巴掌和一顿骂。

我想不明白的事很多，没有人可求教，我只有问母亲。大多数情况下她会给我解答，可是问多了她也嫌烦，尤其是在她正忙着时，那个年龄的我哪里懂得看大人脸色行事？更不懂说话要掌握分寸了。有时母亲说我是“打破砂锅问纹到底，还问砂锅能装几升米”。这句话很伤了我的自尊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再问她问题。有时她还说我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之”……

求 知 欲

我自幼爱看书，可是那时能看到的儿童读物不多，一本《普希金童话》对于我像如获至宝。

书对我的影响很大，记得有本薄薄的彩色图画书叫《蒲公英的故事》叙述的是一位勇士为了正义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他的鲜血滴在地上，开出了美丽的小黄花——蒲公英。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凄美、很壮丽，那种高尚情操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

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使我懂得人——不可贪婪；

看《懒鬼乔治的故事》使我认识到懒惰的可怕 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使我懂得什么是真、善、美 什么是假、丑、恶 看《三头凶龙的故事》使我朦胧地意识到爱情的伟大力量；看《阿凡提的故事》使我懂得一个人应开发智慧.....

我喜欢思索，可是不少问题得不到答案（那时又没有《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比如人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每家只有爸爸妈妈而孩子却许多.....有些问题家长能回答，有些问题他们也很难回答，就说我想得太多，不该操心的事瞎操心。

我学习努力自觉，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仅成绩名列前茅 还先后担任过学习委员、班长、中队长等职。

倔强的性格

我原本是个性格腼腆的女孩，如果到陌生人家吃饭，我会不自在得将身体转过去扒饭。后来，在环境的影响下我的性格慢慢改变了，变得有点唯我独尊，有点受不起委屈 有点娇气。

我家有七个男孩时只有我一个女孩，怎会不受宠爱呢？有时由于学琴的事被父亲呵斥了几句我就会冲出门外跑掉，我感到受不了。他们当然就到处找我，找回来以后我还是或以沉默或以语言抗议。此时他们都不说什么，我的胆子就更大了，也更任性了。如果兄弟们招惹了我，我向父母告状他们就要挨骂。气恼之下，我的哥哥盛中国组织了一个“打狗队”成员都是我的弟弟们（但小的除外 因为小的都由我照顾着 和我亲）他们每人扛一根

棍子或一根树枝，当父母上班去时他们就排好队，由我哥哥高喊口号：打狗去，打狗去……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打我（这“狗”是指我）只是发泄心中的愤懑和警告而已。在忘记了怨恨时我们在一起还是玩得很快乐的。

当我九岁时，有个女孩对我的性格影响很大。她是我随父亲迁到天津时认识的，是我的邻居。

我初识她时是在院子里。见她虽是个小女孩，却生着一副少见的倔强面孔：单眼皮、肉里眼，嘴唇薄薄地抿着，十分健康。她邀请我跳橡皮筋，玩到一半时她母亲叫她回去吃饭，她不愿意，母亲就来拉她，她不从，两人就像拔河一样地对拉着。女孩的脸涨得通红，嘴里倔强地叫着：“就不，就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以如此鲜明的态度维护自己的意愿，我很欣赏，从而也受到影响，在我的性格中渗入了一点解放意识和叛逆精神。

频繁的接触，使我不知不觉地有了这位女孩的风格，不过只是在家里。为此母亲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百步大王”。因为我只是在家里作威作福，到了外面就胆小老实得像绵羊一样。我到商店去买东西也怕难为情，后来通过一件事情情况有了突破。当我因父亲工作调动而转到一所新学校时，起初我感到陌生、胆怯，课间休息时我不敢动，这时有两个调皮的男生走过来捉弄我，起先他们骂我“戈及邦子”（天津话“坏蛋”的意思）见我不做声又朝我桌子上吐口水，见我还不动就将我的书包扔到字纸篓里，终于我忍无可忍，忽然跳起来跑到门角落，操起两把扫帚闭起眼睛像关公舞大刀那样对着他们一阵乱扫！两个捣蛋鬼吓得大喊大叫四处逃窜。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了，但是我却因此有了一个绰号——“母老虎”。

“天才儿童”

六岁时我随母亲学钢琴，到九岁时已弹得不错了，可以流利地演奏巴赫“创意曲第一首”和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等乐曲。有人鼓动我去考上海音乐学院，家长明知年龄太小不可能录取，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让我去试试，见见世面，也测试一下水平。

我和哥哥盛中国都去考了。他考小提琴，我考钢琴，当时很引起了一阵轰动。我们的专业都通过了，可文化课跟不上，所以校长要我们长大了再来考。

那时我长得精瘦，梳了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显得特别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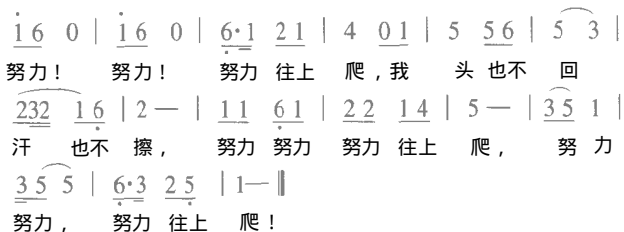
后来父亲考虑到我的手小，学钢琴有局限，就让我改学了小提琴。由于有了钢琴基础，学小提琴进步很快。一年以后，我参加天津市少儿文艺会演得了一等奖。当时报纸上称我为“天才儿童”。

那次我演奏的是一首罗马尼亚民歌“云雀”和舒伯特的“音乐的瞬间”。

小学六年级时我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附小的第一批学员。

由于我功课好、遵守纪律，又有特殊的音乐才能，小学毕业后我就直升音乐学院附中，成了令父母自豪的保送生。

在幼年时父母就教导我们立下奋斗的志向，只准前进不许后退。母亲曾教我们唱过一首歌：



这个“爬”字当然可以有多种理解 比如爬向官位、发财……但我们理解的“爬”是在音乐事业的山峰上不畏劳苦勇于攀登。父母从未灌输过要我们追逐名利的思想。

童年趣事

在我五六岁时，附近住着一对白俄夫妇，他们的家门口有一棵菩提树。我有时会去看看这棵树，奇怪它怎么没有叶子却有花。而且这花也长得怪——都巴在树干上，密密麻麻的。我喜欢这花，因为它很特别，独具一种风格。紫艳艳的小花真迷人，后来我再未见到过这种树。

有一天，男主人坐在门口晒太阳。见我又走来欣赏菩提树，就说：“我们来做个游戏好吗？我给你猜一样东西，如果三次都猜对了我给你吃点心。”那时点心可是好东西，我当然同意了。

老头儿取出一条小铁链，他先摊在左手心里让我看一下，然后双手背到身后去将铁链倒腾了几下，再伸出两只拳头让我猜。我想：这次他先给我看过是放在左手，也许他认为我会猜右手，所以仍会将物放在左手。我就猜左手，果然对了！接着他又将物放到身后去倒腾了一番

再伸出拳头，我想：这次他一定认为我不会一直猜左手而会猜右手了，所以会将物放入左手，果然不出所料！第三次，我想：老头儿一定以为我是个傻孩子只会盯着左手猜，所以会将物放入右手，我就猜右手——又对了！老头哈哈大笑，摸着我的头夸奖道：“你是狡猾的！”我知道他本意是想说我是“聪明的”，但由于他中文不好，用错了形容词。随后，他的跷脚太太切了一大块面包给我，上面还洒了白糖。

接着，老头儿牵着我的手来到我家。他高兴地把这事告诉我父母，还不住地称赞着：“她是狡猾的，狡猾的……”惹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可他不明白他们笑什么。临走时他问我母亲第二天是否去菜场，能否代他买一只鸡。不过他说他要鸡师母不要鸡先生，我们听了又是一阵哄笑，因为他平时听学生喊老师为先生，称老师的太太为师母，他以为鸡也是这样称呼。

有时候我很傻。比如家里有客人坐着，我看父亲没拿出吃食来招待，就会问：“爸爸，你怎么不把柜子里的桃酥拿出来给他吃啊？”弄得父亲很尴尬，只好说：“噢，忘记了，忘记了……”赶紧将点心拿出来招待客人。幼小的我哪里懂得不是每个客人都要招待的，何况家中经济又很拮据哩。

还有一次，我到父亲的一位同事家去。他住得不远，是个钢琴教师。他是上海人，单身汉，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脸上总挂着一种一成不变的笑容。我见他的房门开着，就径自走了进去。那时在四川就像在农村，到各家去走走是不用敲门的（当然，门关着还是要敲的）。

我见他正在揉一个面团，就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

做一个人头。我听了有点害怕，就想走开。可是受好奇心驱使 我还是留下了 我要看他怎么做人头。

只见他用小棍将面团擀成了大片，然后用刀再割成小片，再在每个小片上划三刀，然后将它们一个个从中缝翻转过来扔到油锅里去炸。不一会儿冒出了诱人的香味，这一个个小面片也膨胀起来变成了金黄色。啊！这不是馓子吗？这哪是人头？！这是吃的东西啊！他骗我。我生气地想，就委屈地走开了。他一个馓子也没有给我吃。

隔了数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又遇到他，他任该校教师，我是该校学生。我们相对碰面时，谁也没打招呼。我装着不认识他，他是否认识我就知道了。他的脸上仍挂着多年以前那种笑容，仍是个单身汉。

父亲和母亲

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妇

我的父亲——盛雪，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市的一个小资产者家庭，青年时代他随家迁居到了南昌。临川是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的宰相王安石、大文豪汤显祖就出生于此。

父亲爱好艺术 习书法、拉二胡……不知何时起他迷上了刚传入中国的西洋乐器——小提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九岁那年他考取了国立音乐学院四川分院。同年我的母亲朱冰也考入该院，母亲学钢琴，考试时给他弹琴伴奏。她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学时代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除了会弹钢琴，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又兼学声乐。

他们是同窗 在同学的过程中 母亲被父亲那种顽强

执着的学习精神深深感动 经过自由恋爱 毕业以后他们结了婚。

父亲原名盛天洞 母亲原名朱宾坤 结婚以后 他们两人都改了名 冰、雪是一体 可见这也是感情的象征。

有了孩子以后 母亲不得不放弃事业 操持家务 开始了她辅佐丈夫、培育子女的漫长生涯。

父亲——艺术的垦荒者

父亲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他又是那种少有的、专心致志钻研业务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聊天不串门，全力以赴地研习着小提琴的演奏艺术。

无论寒冬酷暑，他都练琴不辍，甚至于牙痛、脸肿得很大他也不休息，他不断地实践着、探索着、比较着、记录着，就像一个科研人员日以继夜地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因为小提琴在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无论在演奏上或教学上都处在发展初期，又没有翻译资料，他也没有机会留洋，只有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

好在那时还能买到一些外国人带进来的唱片和乐谱，这对于他都是奇珍异宝。他反复听唱片，对着乐谱查字典，弄清那些音乐术语的意义；研究着不同演奏家的风格特点，这使我们自幼熟知了海菲茨、克莱斯勒、梅纽因、津巴利斯特、蒂博……等等伟大小提琴家的名字，同时聆听到他们的演奏（当然是从唱片里）。

听母亲说父亲为了向一位老师求教，不惜翻山越岭跑远路，他不怕黑暗不怕豺狼，没有电筒就擦火柴照明，上课时老师套一根橡皮筋在他手腕上，凡是发现了音不

准，他就弹一下橡皮筋。也不知道父亲痛不痛、气不气，但是我知道，为了求艺父亲是能够忍受一切屈辱和痛苦的。

由于他的勤奋，他在二十九岁时就被聘为教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不仅与我的母亲一起共创了名扬中外的“盛氏小提琴之家”这一奇葩，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造诣颇深的小提琴演奏人才和教学人才。

我看到他有时半夜里想到什么心得，会一骨碌爬起来写，那种锲而不舍、废寝忘食的奋发精神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我们虽然受到他的影响，也步着他的后尘，但相比之下，是望尘莫及的。

父亲像一头垦荒牛，不辞劳苦地在音乐的荒地上耕耘着。正因为有了他这样的努力，才有了他众多子女演奏小提琴的盛况，才有了大批学生在全国各地的艺术园地里开花结果……

慈父严师

父亲的气质我认为是巴甫洛夫学说中的胆汁质一类，是艺术型的人。他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容易激动……

他非常爱他的孩子们，但是在教琴上对他们却要求十分严格、毫不含糊。由于居室不宽敞，为了便于巡视，孩子们时常在一间房里练琴（插上弱音器），每个墙角站一个人。父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发现问题马上指出，由于他的监督谁也不敢偷懒。只有借故大便在马桶上多坐一会儿。如果我们练琴不用心，他教得烦累时也会打

骂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中国学艺的传统教育就是严厉二字。在戏曲界，闻鸡起舞吊嗓子是口头禅，加上贝多芬父亲的打骂教育很影响了一批人，认为“不打不成材”就是真理。

父亲打骂我们是出于急躁、出于“恨铁不成钢”、出于接受了“严厉教学法”而不是不爱我们或虐待我们

每当父亲控制不住对我们发脾气以后，他也很后悔，会心里难过内疚。如果我们睡觉了，他会轻轻走到我们床前问我们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或是帮我们把枕头弄得更舒服一些，或把被子盖盖好。这说明他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其实他对我们的严厉也是一种负责的体现。

父亲常给我们讲故事，夏季闷热的夜晚，屋子里呆不住，他就躺在室外的竹榻上，我们一群小孩子围着他，一边轮流给他打扇一边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讲得真生动，听得我们入神时张着嘴口水流下来都不知。他讲的孙悟空的故事我至今还记得 花果山、火焰山、芭蕉扇、白骨精、猪八戒……有声有色

有时他也带我们去听音乐会、看电影或看戏，但这种时候太少了——因为没有钱。

带得最多的是我，记得坐在黄包车上，我常常蹲在他两腿之间（因为只有一个人的座位）。刮风了，他就把他的帽子扣在我头上。散场后，他总会带我去馆子里吃点东西。这对于我们，真是难得的享受。

对每个孩子的前途他都关心备至，我十三岁离家去上海学习后，他百忙中不断写信叮嘱，这叮嘱那，有次他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上两面写满了密密麻麻叮嘱的话语，也

许是圆珠笔不好 漏油太多 结果是两面的字重叠到了一起 使我一个字都看不清楚 但父亲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他这样一个惜时如金的人来说，写了一封无法看的信当然是件遗憾的事。事后他听了这事也禁不住遗憾地笑起来。

以后，孩子们长大了，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只要有熟人、朋友到我们的所在地，他就要忙着煮茶叶蛋（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买好我们喜欢吃的土特产托人带来。凡是演出乘火车乘轮船路过南京，他都要奔来看望我们，仍不忘带上好的吃食。

父亲长得很神气，一副商贾富亨的模样。他是个美食家，胃口很好，可是由于学了艺一生清贫，加上孩子又多，总使他在吃的方面得不到满足。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可他从不后悔，他不是没有机会没有能力发达，他是为了艺术自愿放弃经商走仕途的。

不善处世的父亲

父亲生性耿直 从不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他花在业务上的时间太多了，无暇研究人际关系，更不屑于耍弄权术。这是许多学者的通病，也是造成他们这类人屡屡碰壁的根源。

父亲总是要我们为人正直、善良 热情帮助有困难的人 不要与他人发生争执……可是社会生活是复杂的 往往有方方面面的许多难题要我们用心去处理。绝不是他这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难道与坏人也不要发生争执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尤其是在一个复杂的环

境里，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天地里，事情就绝不是这么简单。

父亲不是感觉不到人事矛盾的压力和威胁，但他不想花这个时间去研究，当然也常常不知怎么办！耍手腕的事他做不来也不愿做。他总是想回避矛盾，以为钻到家里这个螺蛳壳里或换一个工作单位情况就会改变，事实不是这样，“人际矛盾”是无处不有的。尤其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正大搞阶级斗争、人斗人、人整人。

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少人的子女想靠学一件乐器考入部队文工团以逃过下乡厄运，他们有的求我父亲教琴，如果没有学出头，他们就埋怨父亲教得不好或者说他没好好教，不然怎么自己的子女一个个都考入了文艺团体呢？为此父亲受了不少委屈也难以辩驳。

还有一些青年教师来向父亲求教，这当然是好事。学无止境诲人不倦嘛。可是有些人一坐下就不走了，越聊越起劲。对于一个有自己工作计划的人来说怎么可能如此今天陪这个、明天陪那个没完没了地聊呢？这又得罪了不少人。他常常是聊得差不多了就默不作声坐到书桌旁去干自己的事，把来人晾在那儿。我想，他如果改变一下方法，情况就要好些。比如看一下钟说：“噢！马上我要出去一下，对不起！”人家就会懂了。或者说：“今天我有点头疼，你能不能改日再来？”可是他半点不会耍滑头，不懂变通，总是用笨拙的方式驱赶来者。鲁迅先生说：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从这意义上来说，错的不应当是我父亲而是不识相的来者。

父亲不喜欢交际，更不巴结权贵。国民党统治时期